

「善敗者不亡」的實例與戰爭意涵

Review of Xunzis's “Experienced Loser Tends to Know How to Best Manage War and Rebuild Country”

陳中雨 (Chung-Yu Chen)

國立空中大學公行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中國古代言兵者，莫不推崇《孫子兵法》。然，言（議）兵者除了孫子外，尚有荀子的〈議兵篇〉，他主張用兵時「凡用攻戰之本，在乎壹民」。換言之，用兵之要旨係指使人民歸服之意。也是荀子所稱的「人師」。即「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班固曾舉例言吳楚之戰係「善敗者不亡」的代表。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在此，係運用應用歷史的觀念為研究途徑，藉由文獻分析法來研析吳楚之戰與元安之戰等戰例，以達驗證「善敗者不亡」的戰爭意涵論理為目的。研究過程中發現上述四語句的原出處為《春秋·穀梁傳》，同時詳究其省略之語句與改寫之原因，以符合孔子所主張「必也正名乎」的要求。文中詳述「善敗者不亡」的意涵與實證的論述，並從中列舉不同層次的意涵所在。特別是吳楚之戰涵義除了史書上的解讀外，尚根據《左傳》、《公羊傳》與《穀梁傳》等經書的內容，析論出不同的意涵解釋。此外，本文亦論證鮮為人知的元安之戰，以再次驗證「善敗者不亡」的應用歷史之意義，此為本文研究的結果。

關鍵詞：吳楚之戰、元安之戰、善敗者不亡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Tzu's The Art of War and Xunzi's(an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philosopher and teacher) Discussing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While Xunzi's seem to advocate that war developed from the knowledge for people, people still submitted to the brave and skillful warfares. Hence, Ban Gu(a Chinese historian, politician, and poet best known for his part in compiling the Book of Han) had argued that “experienced loser tends to know how to best manage war and rebuild count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on above argumen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document the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We investigated this question via battles between Wu and Chu(state of ancient China), Yuan(dynasty of ancient China) and Annan(subordinate state of ancient China) for empiric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analysis, two types of battles made someone believed in the statement” experienced loser tends to know how to best manage war

and rebuild country”. In general, as written in Tso Chuan(an ancient Chinese narrative history), Gong Yang(an annals or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Ku Liang(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at had some different meanings for the topics. Finally, the author hopes that it will enlighten such issue to readers or at least pave the way to research that applied history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experienced loser tends to know how to best manage war and rebuild country”.

Keywords: Battles between Wu and Chu, Battles between Yuan and Annan, The Losers Aren't Defeated yet

壹、前 言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此為任何人均能琅琅上口之語，也是眾人藉以說明戰爭之重大而須謹慎為之的說法。中國古代言兵者，莫不推崇《孫子兵法》一書，即使至今此書仍是獨領風騷於理論與實務界。然，言（議）兵文獻除了孫子外，尚有荀子的〈議兵篇〉，特別是他與趙孝成王議論用兵時強調「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¹換言之，用兵之要旨係指使人民歸服之意。這也是《漢書·刑法志篇》所提到的「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²但是，若用兵如「齊人隆技擊」、「魏氏之武卒」及「秦之銳士」般的欠節制與無仁義則為荀子所不恥，他認為齊國、魏國與秦國均不如桓、文的節制之師與湯、武仁義之師。所以善用（議）兵者，「以仁義為本」，這種仁義之師或節制之兵，荀子稱之為「

人師」。³

然而，「人師」在軍事觀念與實證上所指為何？據班固所著《漢書·刑法志》提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⁴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⁵等語。班固隨後舉證認為舜治國「刑無所用」是「善師者不陳」的典範。湯、武革命是「善陳者不戰」的仁義之師；齊桓公南服強楚則為「善戰者不敗」的節制之兵；吳楚之戰，楚昭王失國後又復國是謂「善敗者不亡」的代表。換言之，德服向來是儒家一貫之主張，但必要時武服亦是促成德服的手段。故兩者互為表裏、主從的關係。又孔子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細究上述四句的背景知，湯、武革命、齊南服強楚及吳楚之戰均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諸侯僭禮樂專征代」的始作俑者，「始於魯隱公」。⁶因為魯隱公開始的「臣不臣」，孔子則作《春秋》以遏止臣子僭越，故後世稱「孔

1 荀子，《荀子·議兵》，《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xunzi/yi-bing/zh?searchu=%E5%87%A1%E7%94%A8%E5%85%B5%E6%94%BB%E6%88%B0>（檢索日期：2019年5月22日）

2 班固，《漢書·刑法志》（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頁1182。

3 荀子，《荀子·議兵》，《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4%BA%BA%E5%B8%AB>>（檢索日期：2019年8月2日）

4 據杜預注與孔穎達疏言「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頁419。

5 班固，《漢書·刑法志》，頁1181。

6 李筌，《兵書戰策·太白陰經》（臺北：薪傳出版社，2002年），頁3。

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⁷又再究四句係語出《春秋·穀梁傳》，其原句為「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等五語句。⁸兩相比較下可知，班固的《刑法志篇》省略了「善為國者不師」之句，另將「善戰者不死」與「善死者不亡」二句改為「善戰者不敗」與「善敗者不亡」。雖不知班固省略之意，但「敗」與「死」兩字在中文用法係屬同義之詞。以上對字句究實正符合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的要求。

正名係孔子重要的概念思想之一，⁹所謂「名正則言順」而事成，反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易言之，世上之事成或不成其基礎在於是否具備正當性。故「師必有名」是軍事征伐出兵之依據。¹⁰本文除了為「善師者不陳」等四句正名外，本文的問題意識是「善敗者不亡」的楚昭王復國的史實。也就是欲知善敗者所敗為何？為何楚昭王失國後又能復國？此句除了歷史的意涵外，是否又有另一層的涵義所在？文章引應用歷史研究途徑分析《漢書·刑法志》所示「善敗者不亡」的原典出處—《穀梁傳》所載「善死者不亡」的意涵。其次論《漢書·刑法志》與《太白陰經》所示「善敗

者不亡」的實證—吳楚之戰—案例過程與意涵，¹¹再析論歷史上較不為人熟知的歷史，即元代中國與安南（越南）之間的戰爭，以詮釋「善敗者不亡」。以上構成本文的第二、三、四段的論述，最後結論以抗衡、扞從與聯盟的角度總結。

貳、「善敗者不亡」原典解釋與後續論述

「善敗者不亡」之原句係出自《穀梁傳》魯莊公八年所載「善死者不亡」。此句的歷史背景據《左傳》載為西元前686年春，魯莊公出兵「次于郎」地，「以俟陳人、蔡人」，但陳、蔡兩國未至，故於「甲午」時「治兵」。夏時，魯師與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季，魯「師還」。對於此一歷史，《穀梁傳》的解釋說法是「次，止也」，「俟，待也」，「出曰治兵，習戰也」。因「治兵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換言之，魯師於郎地等待陳、蔡之兵，同時陳兵演習。直到與齊師聯手敗「郕」國，然此戰的結局是「郕」國降於齊師。易言之，魯師並未參與作戰。故，《穀梁傳》認為魯師是「善陳者不戰」而贏得此戰。此外，傳中又

7 程發軔，《春秋要領》（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15-16。

8 穀梁赤，《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頁22。

9 正名的方法據程發軔先生的研究可分為三層，即正名字、定名分及寓褒貶等。詳見程發軔著《春秋要領》，頁32-34。

10 戴德，《禮記·檀弓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5%B8%AB%E5%BF%85%E6%9C%89%E5%90%8D>>（檢索日期：2019年5月23日）

11 應用歷史的研究途徑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貝爾福中心的學者Graham Allison及Niall Ferguson兩人於2016年共同倡導的觀點，即藉由分析歷史的前例或規則，以期望能解釋、瞭解及清晰地明白近期時勢的挑戰與選擇。應用歷史宣言可參見Graham Allison and Nail Ferguson，《Applied History Manifesto》，<<https://www.belfercenter.org/project/applied-history-project#!manifesto>>（檢索日期：2019年5月23日）

撰論「善為國者不師」即意「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國，「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需陳師相對。又，「善師者不陳」即「上兵伐謀」之意。再又，「善戰者不死」意即「辟實攻虛則不死」。復又，「善死者不亡」係指「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之意。¹²

班固在其所撰《漢書·刑法志篇》提到「善師者不陳，……，善敗者不亡。」等句，並引證吳楚之戰為「善敗者不亡」的實證。文中指出楚昭王遭闔廬攻伐，而「國滅出亡」，在逃亡的過程中楚國百姓依依不捨相送，楚昭王則要求鄉親父老不要跟隨回家去吧！且言鄉親們「何患無君」？百姓們則回應楚昭王曰：「有君如是其賢也！」，於是不顧安危地爭相追隨楚昭王。¹³ 根據《史記》載楚昭王之所以讓百姓願意跟隨不離不棄的原因，即吳國伐楚國盟國陳國時楚昭王派兵救助，但不幸在征伐中病倒。楚國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對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是去身乎！」¹⁴ 難怪孔子稱讚楚昭王失國而不亡國的原因在此。

另「善敗者不亡」之意涵據《史記》的記載，「見危授命」係指申包胥入秦求救，依牆而哭七日不絕。此外楚昭王敗逃「雲

夢」遭射傷，楚昭王避走「郢」，而郢公之弟因楚平王弑其父而欲殺楚昭王報父仇，郢公制止並與楚昭王一同「出奔隋」，之後吳王向隋人索要楚王，隋人不予謂「昭王亡，不在隋」，此之謂「義存君親」。¹⁵ 故而楚國一時「雖沒」失國，但因有上述申包胥、隋國與郢公等因素而「猶存」地不亡國。綜上得知，「善敗者不亡」實應具備二項前提及一個態度，即必須有板蕩見忠臣之申包胥及郢公，此其一。其次，須有堅定信守盟約的盟國—隋國，以及願意義助出兵的秦國。最後則是楚昭王「通大道」的態度，¹⁶ 具備如是前提與態度方能敗而不亡。「善敗者不亡」係班固撰寫《漢書·刑法志》時改寫「善死者不亡」而成，同時以吳楚之戰作為此句的實證史例，以下本文探討其歷史上與民族意識層面的解釋。

參、實例分析—吳楚之戰

一、吳楚之戰—歷史上的解讀

吳楚之戰為歷史為人所知的戰爭，即伍員為父復仇並鞭屍楚平王，同時申包胥為楚國向秦國求救兵，而在於秦廷連續七日哭泣哀求的故事。此一歷史故事的主角不僅只有吳與楚而已，嚴格而言尚有蔡侯的蔡國。¹⁷ 一般而言，吳伐楚除了復仇的原因外，另

12 穀梁赤，《春秋·穀梁傳注疏》，頁22。

13 班固，《漢書·刑法志》，頁1181。

14 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頁2006-2007。

15 然而，為何隨國與郢公會義助楚昭王？據《史記》載：隨國與楚國曾有盟約而郢公之父為楚大夫曼成然，曾為楚國臣子。因此，「義存君親」係指隨國與郢公雖然楚國曾對其不義（曼成然遭楚平王殺害），但仍信守君臣之義與盟國之親。

16 司馬遷，《史記·楚世家》，頁2007。

17 周天下係由同姓封國、異姓功臣封國與商代後裔所組成，而「國」的稱謂非現今吾人所熟知國的意義，實乃諸侯所食之縣。另外諸侯的爵位又區分一公、侯、伯、子、男等，而楚國在周成王時以「子男田令居楚」，

為人所知的是吳欲稱霸而需擊敗當時南方強國——楚國——才能行霸政王業的爭霸說。事情的源初應回歸至《左傳》的記載，即當時蔡國的蔡昭侯有二個玉佩及二件裘衣，他向楚昭王獻上一佩一裘，自己留用另一佩一裘。此時，楚國令尹囊瓦（子常）向蔡侯索玉佩與裘衣，蔡侯不與，子常則禁閉蔡侯。與此同時，唐惠侯獻駿馬與楚王，子常亦向其索馬不得，亦如對待蔡侯禁閉唐惠侯。此時，唐惠侯的從人將管理駿馬的人灌醉從而將馬竊出獻與子常，唐惠侯才得以解禁回國。蔡侯的從人聽聞此事，亦比照獻上另一付佩裘。但子常認為蔡侯此時獻禮不夠恭敬而將蔡侯驅遣出境，蔡侯歸國後執玉而誓言報復。蔡侯則將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送至晉國，並請代為伐楚。¹⁸ 所以楚、蔡結怨係由於囊瓦的貪索無度與無禮所致！此其一。

其二是，晉文公於召陵會盟各諸侯，並假天子命以討伐楚國久留蔡侯之故。同時命蔡國伐戮未前來會盟的沈國。當晉卿荀寅向蔡侯索物，蔡侯不予。於是乎，荀寅向領軍的中軍將范獻子（士鞅）言，目前「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又國內水患與「疾瘡」肆虐且中山國外患仍在，此時實不宜伐楚，而且晉雖曾敗楚，但也贏得不輕鬆，伐楚只是徒勞而已。職是之故，晉推辭蔡侯不伐楚，於是晉失信於各諸侯而喪失盟主之位。¹⁹ 楚

國則怪罪蔡國請晉國伐楚及沈國未會盟而遭滅等故，於是舉兵伐蔡侯。²⁰

其三是，吳國自楚昭王即位以來就不斷遭受侵擾。蔡侯請晉國伐楚失敗後，遂另請吳國協助，並以「其子乾與士大夫之子為質於吳」。歷史上吳楚之戰正式揭幕，參加者計吳國、蔡國與唐國等。吳、蔡、唐聯軍則以闔廬為首的吳軍，楚國則以左司馬沈尹戌及令尹囊瓦所率領的楚師為主，雙方交戰於柏舉。原沈尹戌的退敵之策是請子常領兵沿漢水佈防，不使吳軍渡河，而自己則自領軍毀吳軍舟船並堵其歸途，屆時子常再渡河夾擊吳軍，定能大敗之。不幸，子常求功心切不聽尹戌之策，擅自渡河導致楚師大敗，吳軍入楚都郢。楚王敗逃隨國，吳國向隨國索討楚王。隨國向吳國言「以隨之辟小」而且在地緣上與楚國鄰近，又與楚「世有盟誓」，若斷然「棄之，何以事君」，而如今吳國之患不下楚王一人，若能確保楚境平安，隨國「敢不聽命」，吳國遂停止追戮楚王。²¹

眾所皆知，吳伐楚是伍子胥所主導的復仇之戰，但其中也參雜吳王的霸權心態。而班固以此吳楚之戰論證為「善敗者不亡」的案例，其個中原因在於申包胥向秦廷求救兵之故。其源由是，伍、申兩人原為朋友，當伍子胥逃亡吳國時曾向申包胥言，我必亡楚國。申包胥則回曰「勉之子能」，而我「必

吳國在武王滅商後封太伯之後，一在「虞」位於「中國」，一在「吳」位於夷蠻，之後晉滅了在「中國」的「虞」，而在夷蠻的「吳」興起。簡言之，吳係在蠻夷的子爵之國。相關資料引處請參見《禮記·王制篇》、《史記·吳太伯世家》及《史記·楚世家》等。

18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18。

19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19。

20 穀梁赤，《春秋·穀梁傳注疏》，頁84。

21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21-422。

能興之」。由於上述兩人所做的承諾，伍子胥果然報父仇滅楚，另一方面申包胥立即向秦國求援，並向秦哀公言吳國不義欲蠶食中國，首先自楚國始，如今楚王在隋國待援，令我求援貴國，現在吳國貪得無厭，將成為秦國之患，不如乘吳未強大之際敗之。若救援時楚已亡，則楚地為君之土也，若未亡楚得以存續，將世世代代事秦。秦哀公原只是想打發敷衍一下申包胥，孰不知申包胥「依於庭牆而哭」七日不絕，也「勺飲不入口」，秦哀公深為感動，為其寫〈無衣〉之賦，並出師營救楚國。²²此其四。

綜上歷史記述，楚國所敗者何？線索一是，楚國令尹囊瓦貪得無厭向蔡侯索討寶物並對蔡侯無禮所致。線索二是，蔡侯與晉國會盟請代伐楚並依晉國所求滅了沈國，雖然晉國後來反悔不舉兵伐楚，然情勢的發展讓楚國陷入出兵伐蔡名正與否的窘境。²³線索三是，當雙方交戰柏舉時，子常未遵從左司馬之策，輕率地渡河襲敵，造成楚師大敗之實。所幸，楚國有隋國「盟誓」之誼及申包胥忠誠之心與秦王的義膽之舉，楚國才能失而復國。另外楚昭王「通大道」故而「不失國」也是「善敗者不亡」的重要因素。²⁴

二、吳楚之戰一華夷有別的解释

關於這一段歷史，《公羊傳》則記載「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為何稱吳國為「吳子」，《公羊傳》的解释是吳國是「

夷狄也，而憂中國」，所憂者何？係指楚國索佩裘之無禮。伍子胥告訴吳王「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吳王有「憂中國之心」則此時是伐楚國無禮之機。這是吳興師救蔡之故，非上述《左傳》所言，吳楚之戰是伍子胥復仇說與吳王爭霸說。換言之，吳國雖是夷狄之國，但為了守護禮制而出兵伐楚國，是憂中國無禮制，故而尊稱吳國為「吳子」，此為符合「師必有名」的名正。²⁵當，吳敗楚後入郢都，《公羊傳》則言「吳入楚」，為何不言「吳子」？它的解释是「反夷狄也」，為何吳國又回歸夷狄？蓋因吳王入郢後捨「君舍」，大夫則上行下效地「舍大夫室」，又吳王「妻楚王之母」，種種這些行徑又回到夷狄不知禮的行為，故而稱「吳入楚」而不稱「吳子入楚」。²⁶從上述的記載得知，禮是約制個人舉止、社會秩序與國家行為的規範，所以因名正引領出正名之義，因定分而導帶出秩序之行。故，名分與秩序是儒家所擘劃的治國與天下平的治理之方。這也是《公羊傳》貶抑譏諷吳國無禮之意。

此外，《穀梁傳》對於此一歷史記述的看法是，吳稱「吳子」係因吳國助蔡侯伐楚之舉是有助其提升位階。原因是吳國為夷狄之國，而蔡國先祖則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一蔡叔度一的封國。²⁷故《穀梁傳》曰「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²⁸」另，

22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22。

23 此一窘境是，伐蔡可能引來聯軍的攻伐。不伐蔡又可能讓各國認為楚國示弱。

24 楚國善敗而不亡國，孔子認為係楚昭王「通大道」的明事理之故。其故事可參見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頁2006-2007。

25 戴德，《禮記》（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頁158。

26 公羊高，《春秋·公羊傳注疏》，頁143。

27 司馬遷，《史記》（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卷35，頁1767。

關於吳入楚後《公羊傳》所指控吳王與其大夫的行為，它認為吳國「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²⁹」簡言之，吳國是「乘人之約，非仁也。³⁰」因此無禮與非仁係儒家所忌諱之概念與行為，這也是華夷之間的區別。如何解決華夷有別？孔子提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華夷分治，³¹甚至更進一步指出「用夏變夷」的不治治之。³²據此用以治理夷狄，以達「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³³」的境界。

三、元安之戰

安南係現今之越南前身，更早之前，周代時便有自稱為越裳者朝貢，³⁴秦代時征伐歸象郡轄管，漢代時趙陀立國稱為南越王國，漢武帝時南征收復為九郡治理，魏晉時

則歸東吳管轄，唐代時則更立為安南都護府管理，五代十國時期交州豪強吳權敗南漢，交州脫離中國獨立，直至宋立國宋孝宗時冊封為安南王國，安南一名始確立，元、明、清均延用此一名稱，清嘉慶年間安南發生政變遂更名為越南，³⁵成立阮氏王朝。西元1813年阮氏王朝恢復「大越」稱號，³⁶西元1838年明命帝繼位又將國號改為「大南」，直到陳仲金與胡志明革命並以「越南」的國號宣布獨立，此一名稱才廣為使用。³⁷

元代與安南之間的戰爭肇始於西元1242年，蒙古大汗蒙哥（元憲宗）遣元世祖忽必烈平雲南後，原欲途徑安南會兵「於鄂以征宋」。不料，遭安南國王陳日煚「遣士卒乘象迎」戰，安南陳日煚（陳太宗）敗。次年，安南「上表、納款、臣附、遣使貢方

28 穀梁赤，《春秋·穀梁傳注疏》，頁84。

29 穀梁赤，《春秋·穀梁傳注疏》，頁85。

30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22。

31 左丘明，《春秋·左傳正義》，頁432-433。

32 孟子，《孟子·滕文公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7%94%A8%E5%A4%8F%E8%AE%8A%E5%A4%B7>>（檢索日期：2019年5月28日）

33 軼名，《尚書·益稷》，《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5%85%89%E5%A4%A9%E4%B9%8B%E4%B8%8B>>（檢索日期：2019年5月28日）

34 據《大南國史演歌載》：越南「原號交趾故稱交南、交州，又以在南極界謂之炎邦。越裳乃部屬之一也。」越·范廷碎，《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08/page/1>>（檢索日期：2019年5月30日）又據《大南一統志》載：「古越裳氏地，秦為林邑縣屬象郡，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越·高春育等，《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74/page/3>>（檢索日期：2019年5月30日）

35 越南的歷史考察可參閱陳中雨，《清代中葉中國對越南宗藩關係的重建—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角度分析》（博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2016年），頁65-66。

36 「大越」係源於西元1054年李朝李聖宗改丁朝國號「大瞿越」為「大越」的稱號。「大瞿越」則是丁部領平定十二使君之亂肇建「大瞿越」自立為帝，號「萬勝王」。詳見Anonymous，《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3/page/3-6>>（檢索日期：2019年5月30日）

37 George Dutton, Jayne Werner and John Whitmore, eds., *Sources of Vietnam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58-259.

物」。³⁸然，越史（《中學越史撮要》）卻如是記載，安南陳太宗由於受封於宋，當元欲借道攻宋，陳太宗即遣「陳閩擊攻略憑祥」，又令「陳國峻將兵禦邊」以襲阻元軍。又陳太宗與太子「復進兵東步頭大戰蒙古兵」不敵「退至歸化寨」，「寨主何俸招集蠻兵襲攻破之」。另言「蒙古取雲南，遊兵晷至，無攻取意」。換言之，安南軍首敗「東步頭」，然於「歸化寨」破元軍。³⁹故而雙方一敗一勝，最後《越嶠書》載，安南納貢臣服，但越史卻言「蒙古遣使來索歲幣」。孰是孰非？一般而言，敗戰者才會有納貢之舉，若非安南敗於蒙古，怎會有「定以三年一貢」之例。可見「索歲幣」一詞應是越史家不認為安南敗戰之托詞。不論如何，安南首敗元軍是抵抗中落敗，而元軍不願亡其國在於只是借道攻宋！戰略目標在宋不在安南，而安南願出兵阻襲元軍，全繫於與宋有所謂的宗藩關係，此一關係在軍事上即所謂的安全同盟，若天子有難藩屬國相救，反之則天子營救之。此誠謂「以藩屏周」之真義。元安一戰，安南敗一。

西元1257年（元憲宗七年）冬，前戰元世祖平雲南後，忽必烈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兀良合台兵臨交趾（安南）北方，未戰前先遣2人往諭之，安南不

從，乃遣徹徹都等將各領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並覘其虛實，安南人亦集結並陳兵相抗。兀良合台令徹徹都為先鋒，其子阿術居後為後衛。12月兩軍會合，安南人震駭，阿術乘機敗安南水軍，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復又與阿術合擊，大敗安南國，其國王陳日昃逃之於海島。⁴⁰於是「安南始臣于元」。西元1260年（中統元年），⁴¹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陳日昃「遣使上表稱賀貢方物」，元世祖封「日昃為安南國王」。⁴²換言之，元安二戰，安南又敗戰於元，並納貢稱臣。此戰《越史要》並未記載安南敗戰，只記述忽必烈即位後，「通使於我，我亦以事宋之禮事之」。⁴³此亦如上述不言安南敗於元，但事實上「以事宋之禮事之」一語即知孰敗孰勝。事者服事也，根據鄭玄注釋《周禮》知「服，服事天子也」。⁴⁴所事者何？惟有敗戰才有服事一納貢一之行為。故知此戰為安南敗二之戰。

時當安南敗於元後，陳太宗即刻禪位於其長子陳聖宗（陳光昞），西元1261年（中統2年）陳光昞遣通侍大夫等人「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元世祖從其請並冊封「光昞為安南國王」。元世祖至元年間（至元2年～至元14年），雙方因以下事故而產生嫌隙。事故一：西元1267年（至元4年），元世祖

38 李文鳳，《越嶠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101。

39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越南河內：北圻學政會刊行，1911年），夏集，頁56。

40 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卷209，頁4633-4634。

41 中統為忽必烈的年號，當他擊敗與其爭奪大汗之位的弟弟阿里不哥後，即將年號改為至元。西元1264年為至元元年。

42 李文鳳，《越嶠書》，頁102。

43 越·黃高啟，《越史要》，《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7>〉（檢索日期：2019年5月31日）

44 關於服事觀的論證，請參見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一〉，《東亞的價值》，吳志攀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20-121。

下詔要求安南六件事，即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納稅賦及置達魯花赤統治之。⁴⁵ 事故二：西元1270年（至元7年），元中書省斥責陳光昞「受詔不拜」不合乎禮制。⁴⁶ 據上，《越嶠書》記載：陳光昞「請罷達魯花赤」並言安南「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⁴⁷」另對「受詔不拜」一事，安南陳聖宗於西元1271年（至元8年），特別遣使「入貢且復書」曰「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國舊典也。」文中「前奉詔旨令」係指元世祖冊封陳光昞時曾詔曰「凡衣冠典禮風俗百事，一依本國舊例不須更改。⁴⁸」此外關於「君長親朝」，即朝覲天子（朝王）一事，陳太宗與陳聖宗均未履行，既然接受元世祖冊封為何不履行臣子的義務一朝王一事？蓋因於安南前身南越王國國王趙陀曾囑其子孫曰「事漢期無失禮，若一入朝則不得還國矣。⁴⁹」言猶在耳之囑咐，使得安南歷經趙、丁、黎、李與陳等朝代更替，國王均未「君長親朝」。故而雙方在此三件事的認知

上的偏差而導致彼此關係的惡化。⁵⁰ 又查閱《越史要》與《中學越史撮要》等書記載，史料所載元廷要求安南陳朝應遵從六件事、安南請元廷免索「儒醫、工匠」等貢及「受詔不拜」等情事與《越嶠書》與《元史》無太多差異，僅索貢一事越方記載，而中方未記述。但，不論如何上述情事均一一遭元廷責備與否決。⁵¹ 至此元世祖解決的方案是出兵攻打不守臣禮的安南。安南陳聖宗則決定迎戰元廷之侵犯。

元安三戰因起安南不從六事、受詔不拜、拒絕達魯花赤治理安南及元廷不當索貢等因素。據《安南志略》載，⁵² 西元1282年（至元19年），元廷欲假道安南用兵占城，令安南「助軍給糧」，陳聖宗「不聽」。西元1284年（至元21年），元世祖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等領兵進剿安南。首戰役，元軍與陳聖宗兄興道王陳峻戰於「內傍關」，安南敗戰，退守「諒江州」再戰，又敗。

戰役二，西元1285年正月9日（至元22年），陳光昞親率「十萬眾」與元軍大戰於「排灘」，遭元軍統帥烏馬兒、招討納海等

45 李文鳳，《越嶠書》，頁103。

46 李文鳳，《越嶠書》，頁104。

47 李文鳳，《越嶠書》，頁286。

48 李文鳳，《越嶠書》，頁25。

49 越·黃高啟，《越史要》，《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7/page/23>>（檢索日期：2019年6月4日）

50 認知(perception)是決策者對環境變化或事態演變的知覺偏差，可能來自於刻板印象、以偏概全、第一印象或選擇性的知覺。相關論理可參見Stephen P. Robbins著，李茂興譯，《組織行為》(*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臺北：揚智出版社，2001年），頁75。

51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越南河內：北圻學政會同座閱準刊行，1911年），頁58；及越·黃高啟，《越史要》，《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劃》，<<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page/28>>（檢索日期：2019年6月7日）

52 黎崱撰於1333年，本書載錄越南陳朝以前的歷史，書中《卷四》記載安南與元世祖間的爭戰。該書作者係越南陳朝愛州人（今越南清化省），後因作戰失利被俘便歸附元朝。

所敗。13日陳光暉守「瀘江又潰走」，鎮南王渡江攻陷安南宮庭，並「獻俘受馘」。⁵³ 15日陳光暉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屬來附」元軍。次年3月，元廷「制封陳益稷為安南國王」。

戰役三，西元1287年（至元24年），元廷「復興師討取安南」並送陳益稷回安南就任國王。元軍舟師行經「萬寧祿水口」，突遭安南守將「仁德侯陳椰」伏兵襲擊，元軍察覺敗之。元「陸師至祿州」分道進取，一路從「支凌隘」由右丞相程鵬領兵。另一路則由鎮南王親率經「可利隘」，採取分進合擊之勢大敗陳光暉，聖宗「退守海沛隘」。西元1288年（至元25年），陳聖宗「遣從兄興國王陳嵩履來約降」，同時利用夜晚「遣其敢死者劫諸營」不斷騷擾元軍，鎮南王恐欲還師。由於安南「地熱、水濕」，又元軍「糧匱、兵疲」。元軍還師的過程中不斷遭安南的襲擾與攻擊，好不容易還師「祿州」。雙方劍拔弩張的關係直到西元1290年（至元27年），陳光暉薨，其子陳日烜立才有轉機。西元1293年（至元30年），陳日烜遣「相陶子奇來貢」，元廷以國王「終不入朝」為由拘留「子奇於江陵」，另「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伊爾吉達等帥師同征安南」。隔年，元世祖崩，元成宗即位，「詔罷兵，赦安南罪」並放陶子奇回安南，陳日烜遣使謝罪，「永為藩臣，奉貢如故」。⁵⁴

肆、「善敗者不亡」之戰爭意涵

吳楚之戰楚國在鄖公、申包胥及子西的

「見危授命」下得以尋求外援秦國的相助，在楚國父老百姓不離不棄「義存君親」下的追隨得以上下一心復國，而「雖沒猶存」正是上述因素加總使楚國失國而不亡國原因。綜上再論述分析如下：

一、個人因素（內部因素）

據《史記》載：百姓不離不棄是因為楚昭王是個賢能並「通大道」的君主。個中原因係《左傳·魯定公五年》記載：楚國敗戰，楚昭王欲渡河奔逃隋國，時子常私自與其妻子先渡河，而不讓昭王先上舟船，昭王憤而欲殺之。此時臣子子西言：「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昭王遂打算此一念頭。另楚昭王復國後欲賞相關有功人員，子西又言：「請捨懷也」（因為鬬懷之前欲弑王），楚昭王言：「大德滅小怨，道也」。⁵⁵ 楚昭王賢能誠如孫子所言「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及吳人入楚境百姓不願簞食壺漿的道理所在。又朝臣若能如申包胥所言「吾為君也，非為己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的這般忠心，何愁國不強家不興？

二、聯盟因素（外部因素）

戰國時代，各國聯盟好處在於大國兵強其他國家畏懼相互聯盟是國家安定的保障。綜觀吳楚之戰當時的「國際」局勢，吳、楚、秦三國，吳為崛起的大國，楚與秦為既有的強國。就地緣戰略言，若楚國被打敗亡國，秦國就必須獨自面對吳國。因此若能助楚國不亡，甚至兩國聯盟，則亦有利於秦國抗衡吳國阻其爭霸中原。若從戰爭政策論，

53 俘馘係指割取生俘與被殺的敵人的左耳。

54 黎崱，《安南志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88578&searchu=%E4%B8%AD%E7%B5%B1>>（檢索日期：2019年6月7日）

55 王震南編纂，《無盡的寶藏（中冊）》（臺北：徐增壽文教基金會，2008年），頁5-810。

吳國北上爭霸首先必須打敗楚國，之後目標便是秦國，故唇亡齒寒效應正是秦國義助楚國復國的原因。

元安之戰共計發生三場，元安一戰從戰略目標言，元初衷僅是借道安南以攻宋，但借道征伐之例古有明例，如假途滅虢。⁵⁶故安南抵抗情理之常。此戰雙方一勝一敗，元廷先勝後敗而安南先敗後勝，結果是中方記載安南「上表、納款、臣附、遣使貢方物」，越方則言「蒙古遣使索貢」，雖雙方用字遣詞不同，但從納貢的角度論，安南承認敗戰，而安南不亡者何？即安南抵抗中敗戰，並行以小事大的智慧，即貢方物地結束此一戰。安南雖敗但國猶存。此外元安二戰係元廷欲安南稱臣心態所發動的戰爭，此戰安南敗於兀良合台，中方記載元廷大敗安南國，國王陳日煚逃至海島，「安南始臣于元」，且陳日煚「上表，稱賀，貢方物」，元世祖冊封陳日煚為安南國王。越方則未記述敗戰，僅記元「通使於我，我亦以事宋之禮事之」。據雙方論述記載得知，元安二戰安南確確實實敗於元廷。然安南所敗者何？究因歸究係武力不如元，安南雖佔有天時、地利之便，但卻在武器裝備、人員訓練及戰法戰術上敗下陣。不亡者何？如元安一戰般係以小事大的謀略而使安南國不亡。最後元安三戰起因於安南不從六事、受詔不拜及拒絕達魯花赤的治理等原因。戰役起始於元廷派大軍送陳益稷回國就任並興師討伐，安南先敗，後施以詐降、襲擾元軍等戰術，並充分利用地利與氣候及元軍師老兵疲、缺糧等狀

況，乘勢將元軍趕回。元安三戰元軍所敗者何？檢討原因應是兵疲、糧匱及不適安南氣候所致等戰術因素。然深究個中原因此戰涉及雙方對朝貢體系規範（受詔不拜）的認知有異、因治理關係（置達魯花赤治理）所延伸的自治問題及越南民族意識興起與對元朝的認同因素（君長親朝），故而導致雙方再一次爆發元安三戰。

總而言之，元安一戰安南敗戰，元安二戰安南亦敗，安南陳光昺之弟陳益稷降元，元廷封益稷為安南國王導發元安三戰。然情勢至此雙方關係仍緊張隨時會爆發元安四戰，所幸安南陳光昺與元世祖相繼薨逝，新王即位赦免安南，雙方恢復朝貢關係。換言之，安南善敗於元而能不亡國，究其因如《中學越史撮要》所言安南陳聖宗「內固邊疆之防不震不懼，外修文誥之命不激不隨」，安南雖戰不勝，但仍誓命保衛國家。雖「固無少降屈」的敗戰，但安南仍有「諸賢亦善謀國」的抗元。⁵⁷這應是安南不亡國的主要原因所在。

事實上軍事上以弱擊強、以寡擊眾係屬不對稱的戰爭型態。事理之當然是強勝弱、眾暴寡的勝王敗寇結果。然縱觀軍事史越南以弱抗強爭取獨立、自主，以色列以寡擊眾爭取建國、生存等例實屬所謂的例外狀況。特別是近代越南對外的戰爭—1954年奠邊府戰役、1955年越戰及1979年中越戰爭—均係以弱抗強的戰爭。雖善敗但不亡，而且最後贏得勝利。敗的因素，人員訓練有之、武器裝備有之、科技國防不如人等不一而足。不

56 越南官方文字自北屬時期便以漢字為主，除了胡季犛朝與阮文惠的西山朝使用喃字外。直到17世紀法國統治後才經由傳教士推擴使用羅馬化的拼音文字，1945年越南獨立後，拼音文字便被訂為官方文字。故元代越南統治階層對中國歷史所發生的事件知之甚詳。

57 越·吳甲豆，《中學越史撮要》，頁59。

亡的因素，則為國家領導者不屈不撓的堅定意志及全國國民誓死抗敵的決心，縱使今日科技戰爭似乎是決定勝負的關鍵，但核心的決定因素一人一仍是越南得以存續的主要原因，不然如何贏得上述三場戰爭的勝利。故而善敗者不亡的戰爭意涵，即軍事上雖敗而不餒，另在心理及各層面均頑強奮戰直到功成為止，這應該是善敗而不亡的真實價值所在。

伍、結 論

兵事的勝與敗乃戰事之果，而情勢的變化則是勝者王、敗者寇甚至是亡國。據此常理吳楚之戰，楚國善敗者三而不亡，為何？自是有同盟國一隋國一的信守盟約，以及股肱之臣一申包胥、鄖公與子西一的忠心護主與百姓不棄地相隨及秦王的義行相助。因此個人因素與聯盟因素使楚國不敗亡的關鍵原因。故吳楚之戰，楚善敗者三而不亡，其來有自。孔子認為楚國僅失國而不亡國的道理在此。⁵⁸

故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敗戰者任人宰割事理之當然。然元代中越關係的發展所呈現的便是例外狀態。此一狀態便是安南善用武力抗衡與扈從朝貢等策略，元安之戰即為一例，元挾其武力之威橫行草原、中國及周邊地區，除了有英明雄主外，尚有如蔣百里將軍所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的蒙古騎兵，以及嚴格的軍法紀律。故戰必勝、攻必克是蒙古軍的特色。但安南面對如此強敵，雖善敗於前，仍能不亡於後，而不重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的覆轍。何故？蓋因於安南陳聖宗禦元的決心及以少擊

眾的遊擊戰，甚至發揮以短攻長的襲擾與詐降等戰術。換言之，安南是舉全國之力戰蒙古遠征軍。另元軍雖數勝安南，但為何屢遭安南抗抵？原因在於元軍遠師兵疲、糧匱及未能有效殲滅安南有生力量，以及元朝執迷於強權必是真理的武力征伐，元朝若能善用以大事小以仁的智慧及聯盟策略以擴大其影響力，必然不會遭致慘勝的窘境。相對地安南不亡之因則在於善用「以小事大」之謀，誠如孟子所言「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安南智者，如陳日煚、陳光昞及陳日烜均善用「事大」之謀，以存續安南國祚不亡於元。故而，《越史要》對此段歷史的評論是「能獨立者無弱不強，能同心者無難不易」。

此外「善敗者不亡」另外的戰爭意涵在於攻伐者係「伐不道」，即「師必有名」。吳楚之戰，若非楚王自省其「不道」之處，何能失國後而未亡國。吳伐楚雖言伐「不道」，但師出功成後的措施又使本身陷於「不道」境況，如何以名正天下？自然言不順而事不成。元安之戰，元征伐安南師出無名，雖獲勝名（慘勝），但終為不道之伐。安南雖數敗於元，卻不亡國，則係持國者善曉「善敗不亡」之意。或許這是歷代越南領導者不亡國的實際驗證所在！

（收件：108年6月21日，接受：108年9月23日）

58 相關孔子對楚國不亡的評論請參見《史記·楚世家》。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王震南，2008。《無盡的寶藏》。臺北：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原本或影印版古籍

公羊高，1972。《春秋·公羊傳注疏》。何修解疏，臺北：廣文書局。

司馬遷，2013。《史記》。臺北：三民書局。

左丘明，1972。《春秋·左傳正義》。杜預注、孔穎達疏，臺北：廣文書局。

宋濂，1990。《元史》。臺北：鼎文書局。

李文鳳，1996。《越嶠書》。濟南：齊魯書社。

李筌，2002。《兵書戰策·太白陰經》。吳明賢主編，臺北：薪傳出版社。

班固，2013。《漢書·刑法志》。臺北：三民書局。

程發軔，1996。《春秋要領》。臺北：三民書局。

越·吳甲豆，1911。《中學越史撮要》。北圻：學政會同座閱準刊行。

穀梁赤，1972。《春秋·穀梁傳注疏》。范甯集解，臺北：廣文書局。

戴德，2012。《禮記》。臺北：三民書局。

專書譯著

Robbins, Stephen P.著，李茂興譯，2001。《組織行為》(*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臺北：揚智出版社。

專書論文

張啟雄，2010。〈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頁106-146。

博士論文

陳中雨。2016年。《清代中葉中國對越南宗藩關係的重建—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角度分析》。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

網際網路

Anonymous，1884。《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畫—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253/>>。

左丘明，《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春秋左傳·昭公二年》，<<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5%91%A8%E7%A6%AE%E7%9B%A1%E5%9C%A8%E9%AD%AF%E7%9F%A3>>。

孟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孟子·滕文公上》，<<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7%94%A8%E5%A4%8F%E8%AE%8A%E5%A4%B7>>。

荀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荀子·議兵》，<<https://ctext.org/xunzi/yi-bing/zh?searchu=%E5%87%A1%E7%94%A8%E5%85%B5%E6%94%BB%E6%88%B0>>。

越·范廷碎著，1870。《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畫—大南國史演歌》，<<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08/>>。

越·高春育、劉德稱、陳燦著，1909年。《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畫—大南一統志》，<<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74/>>。

越·黃高啟著，1914。《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計畫—越史要》，<<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8/>>、<<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volume/127/>>。

軼名，《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尚書·益稷》，<<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zh?searchu=%E5%85%89%E5%A4%A9%E4%B9%8B%E4%B8%8B>>。

黎崱，《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安南志略》，<<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88578&searchu=%E4%B8%AD%E7%B5%B1>>。

外文部分

專書

Dutton, George E., Werner, Jayne S., & Whitmore, John K., 2012. *Source of Vietnam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網際網路

Allison, Graham & Ferguson, Niall, 2016/10. *Applied History Manifesto*,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roject/applied-history-project#!manifesto>>.